

新
學
僞
經
考

新學僞經考卷十四

劉向經說足證僞經考第十四

漢大儒領袖當時傳書今日者自史遷外董仲舒劉向而已孔子改制統於春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博極羣書兼通六藝得孔子之學者也然考孔子真經之學必自董子爲入門考劉歆僞經之學必以劉向爲親證二子者各有宜焉蓋人以爲七略出於劉向而信之不知其盡出於歆也又以爲別錄出於劉向而信之不知其亦僞於歆也然歆之作僞自龔勝公孫祿

以來人多疑之但不知其徧僞羣經故東漢校書高才莫不尊信終以託於中祕莫得而攻焉今爲之證其僞曰歆任校書向亦任校書凡歆所見之書向亦見之歆不能出向外也以向說考歆無不鑿柙向則今學說也歆則古學說也則真僞具白矣歆早料天下將以向之說攻之故於僞造左傳則云向不能難於僞造周官則云向不能識所以拒塞天下之口者防之早密矣夫向之陳外家封事也折王氏而歆以宗室子佐莽篡漢向之尊述六經也守孔學而歆以

世儒業而抑儒篡孔向之持守魯詩也奉元王而歆以作僞經而誣父悖祖其爲臣爲弟爲子果何如也今採向傳及五行志說苑新序列女傳屬門人新會梁啓超刺取經說與歆僞經顯相違忤者錄著於篇倘以歆之說爲可信乎則向說其反僞邪非歟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

左傳祭伯來非王命也不以爲出奔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僞左傳欲沒春秋譏世卿之義而改尹氏爲君氏
以王朝大夫爲侯國夫人可哂極矣見左傳僞證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貿戎公羊傳孰敗之蓋晉
敗之也僞左傳乃以爲戎敗之

主者必通三統

此公羊大義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發之至
詳僞左無之

以上漢書劉向傳

按向傳有上方構於詩書觀
古文此是歆僞竄者向時無

古文

田狩有三驅之制

師古曰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此王制公穀之禮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藏之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按劉向說夫人八妾亦一娶九女之證

釐公二十五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劉向以爲釐立妾
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左氏以爲西宮者
公宮也言西知有東

向說與孟子毋以妾爲妻同孔子大義也歆說杜
撰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
何以禮樂爲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
火與災公羊無兩義歆爲僞左妄說

桓公二年秋大水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賄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

歆每事必與向反而最惡春秋之誅亂賊至其所尊者則周公也許田爲魯朝宿邑實王田不得有周公廟卽有亦爲別廟安有因易田而不祀周公者乎詳見左氏僞證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兩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曆數春分後一

日始震電之時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
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
可以發也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
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
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
世官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
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
廟以譴告之也

歆最惡春秋之義故向屢言譏世卿而歆必易之

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

宣元年左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欲沒春秋譏喪娶之義歆非爲墨何至主張喪娶可謂全無人心者矣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劉向以爲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古者二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

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纏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歆以春秋爲斷爛朝報故屢有此說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

亂易許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淫失於齊卒殺威公劉歆以爲楚鄭分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劉歆以爲晦魯衛分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時戎

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封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
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魯二君
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
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晉滅虢
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黃齊桓不
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是時楚滅
黃狄侵衛鄭莒侯滅杞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討彭生並專會盟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

二日魯衛分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鄆子晉敗王師於貿戎敗齊於鞏劉歆以爲三月晦眇魯衛分

此但云邾支解鄆子於宋無與僞左欲沒宋襄之讓德而文致其罪故云宋使之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於鄢陵執魯侯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郕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寤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能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前年十一月二日宋燕分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殺死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

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魯衛
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
魯趙分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
日魯趙分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十月
楚鄭分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自十五

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劉歆以爲二日宋燕分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晉二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歆造分野之說散布周禮左氏國語諸書并入之費易其徵應可謂多矣向上封事歷敘災異而云當是時禍亂輒應故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云云故其五行傳屬辟比事一一不爽歆欲獎借逆

纂故爲此例以攙亂之終使與經所書方圓不入而已此與向傳所載恭顯等言日變歸罪堪猛同一小人心事志稱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爲異若以歆爲是則自董子夏侯以下逮於子政其皆非矣今並列之學者自擇焉

以上漢書五行志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寤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禳祀以

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棄母姜嫄傳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邱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契母簡狄傳

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毛詩正義引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說春秋繁露三代

改制質文篇並同蓋相傳舊說無不如是僞學出
後始有異義耳別詳毛詩僞證中

有妾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
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
君子好逮言賢女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妾之謂也

湯妃有
妾傳

按此與毛傳述匹之訓不合鄭箋亦云能爲君子
和好衆妾之怨鄭用韓說二家同義也以九嬪爲
衆妾亦欲僞說此文有屨亂也辨見下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

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衛姑定姜傳

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鄭用韓說三家同義閩縣陳喬樞引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燕燕之詩曷能喻焉以爲送娣之證見三家詩遺說考不知賦詩斷章安必其事盡同不足爲難也偽說之謬別詳毛詩偽證左氏爲證中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
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憊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
見其婦道不正喻之云子之家世尊榮當爲民法
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
自修整衣錦綉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
碩人其頤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
之之 而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
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
臣之妹也無子嬀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猥升木此之謂也

齊女傳母傳

按偽毛傳以碩人詩為衛人閔莊姜而作違戾古義辨見毛詩偽證左氏偽證此題為齊女傳母何緣忽另敘莊姜戴媽之事與上下文不應此為左傳文當為欲竄將此節刪去則引詩母教猥升木正與防未然之義相屬欲毒改易父書以申己說見於別錄者不可悉數此亦其羈入之顯迹也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

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妣母也

魯季敬姜傳

左傳以戴己爲別是一人公孫敖之妻文伯穀之
母敖亦諡穆伯則與向說異蓋敬所改也

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楚子發
母傳

毛詩休休樂道之心

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

夫人

晉文齊
姜傳

左傳無迎齊姜之事襄三十三年云文嬴請三帥
文六年云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
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然則一文嬴二偪姑三
季隗四杜祁無復齊姜位置矣其有意顛倒如是

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宋鮑女宗傳

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古傳記並同昏
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以聽天子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此自
指公卿大夫士之命婦而言劉歆牽合以爲後宮
之制乃大謬也詳見劉歆王莽傳辨偽中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許穆夫人傳

左傳毛詩皆言許穆夫人爲公子頑烝於宣姜所
生而此傳及史記不然烝淫何事妄誣古人顛倒
是非至此詳左傳偽證毛詩偽證中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不可

齊靈仲子傳

按左傳作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夫人仲子又作諸子與此不同此事與惠公元妃孟子一條相近或欲竊此聲子仲子之名入之於彼而復點竄此傳歟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魏曲沃負傳

關雎之義有二論語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三家亦皆以爲刺時此作詩者之意也史記云關雎爲風始四始皆爲文王之詩此編詩者之意也列女傳云夫人晏出關雎預見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注詩人歌而傷之此誦詩者之意也毛於三義皆不合詳見毛詩僞證此篇思得淑女以配君子爲歌詩者思得毛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爲君子樂得襲此文而失其意亦可哂矣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家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

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
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承重
傳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
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
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申女
傳

韓詩外傳易林義同作僞者見有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及易林貞女不行之文遂以爲強暴不能侵陵以次在甘棠之後故以爲召伯聽訟也詳毛詩偽證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

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寘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
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
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
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至夜不
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
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
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
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
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保母夜不
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淵慎爾止不愆於

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宋恭伯
姬傳

欲作僞經首欲奪春秋之義故每事必彌縫周內
之譏不親迎孔子之通禮欲抑禮經爲士禮以爲
不得推之天子諸侯卿大夫於是爲上卿逆夫人
之說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一條錄此文而
刪其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云云豈知魯以
恭姬之故特使季文子致命故穆姜出房拜勞左
氏刪竄之豈復成文義邪春秋書伯姬之事凡八
二傳皆以爲賢伯姬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左氏譏
以爲女而不婦而於其餘皆沒之澶淵之會二傳

善之而左氏尤之與聖人同好惡者固如是邪餘
說詳左氏僞證中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
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
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
終不聽衛君使人勸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
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
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

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衛窻夫人傳

衛窻夫人高節如此僞毛謂柏舟仁而不遇非獨望文生義意在掩抑節義也詳毛詩僞證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之終於懷擷之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蔡人之妻傳

毛詩凡周南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已爲無理辨命
論冉耕歌其芣苢皆以芣苢爲臭草而以爲宜子
柯其謬乎詳毛詩僞證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
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
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
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

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黎莊夫人傳

按此詩一問一答即後世聯句之祖偽毛以爲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不知黎侯正是思歸不得如有可歸豈待羣臣之勸耶可謂無稽之言泥中衛邑亦嚮辟虛造也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

如彼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息君夫人傳

此是息詩而序之王風者王得統諸國故息繫之也歆事二君於義當爲春秋所誅絕故凡於名節之事務湮滅之排擠之如譏孔父仇牧貶宋恭姬之類皆是息夫人尤以烈顯故其左傳深文誣之以爲一婦人而事二夫可謂悍然不顧而敢於與

孔子爲難者矣僞左盛行息夫人遂爲千古口實
後世桃花夫人之廟竄蝶嬾神問諸淫昏之鬼誰
使然乎真令人拔劍髮指也謂大車爲刺周大夫
亦望文生義詳左氏僞證毛詩僞證中

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晉國懷嬴傳

此傳子政入之節義中亦不言其有後事然則左
氏所言懷嬴與焉辰嬴嬖於二君亦與抑息夫人
同意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
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

宣衛

公姜
傳

左傳以爲衛宣公烝於夷姜又云爲伋取於齊而美公取之與此傳及史記衛世家不合誣宣公爲烝又與誣懷嬴淫同古人名節皆顛倒於歆手後世以爲實事若非今日其僞發露古人之誣竟無日申矣詳左氏僞證中

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

魯莊哀姜傳

左傳夏甫不忌作御孫

以上列女傳

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

雜事第一

關雎伯姬之義並見前

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
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
舜學乎務成

雜事
第五

五帝與大戴禮史記同西漢以前無不如是無以
黃帝為皇而添入少昊者也辨見史記經說足證
偽經考中

子臧讓于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節
士

第七

此公羊說也子政習毅梁而用之不得以安其所

書相誣矣左氏於公孫會自剄出奔宋條下無傳
欲沒春秋賢讓國與善善從長之義也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當藥不立
其位與弟緯專哭泣啜餼粥隘不容粒痛已之不當
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節士
第七

左氏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則止之獄成
矣欲沒春秋惡惡從短之義也詳左氏偽證中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
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
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

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彼方乘舟時彼傅母恐其死也
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
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
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節士第七

按韓詩以黍離爲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
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太平御覽人百一十
百穀六羽族十三引
義雖不同而其事正與此絕類故說苑奉使篇韓
詩外傳八並引魏太子擊好黍離事蓋於父子間

借以爲諷古義相傳大略同也至毛詩列於王風
韓以爲尹吉甫之詩則毛
編之王風或本韓舊說而以爲憫宗周乃大謬
矣以二子乘舟爲伋壽死後國人追憫之詩亦不
實詳見毛詩僞證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
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盼者
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盼非之宣公與之
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
食襄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也固矣故春秋美
而貴之

節七
第七

左氏宣十七年傳云冬公弟叔旂卒公母弟也凡
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
弟也僅釋一弟字而於此事若不知者欲沒公羊
與滅繼絕之義也春秋最重禮讓節義之士故孔
父仇牧荀息蔡季封武子臧封衛季札封旂皆詳
錄之兩漢公穀之學盛行故上有伏節死義之臣
下多砥行立名之士風俗淳厚職此之由左氏一
出於此等高節大則加以譏彈小則沒其情實而
所錄者乃唯是爭奪相殺之事獎借逆篡之謀於
是二千年之人心變壞極矣子政節士一篇斤斤

言之喪心子亦何以見若翁於地下乎

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義勇第八

左氏於仇牧不下一褒語而擠之與宋督並列惡其不事二君也杜注宋督不書宋不以告猶欲假赴告必書之例以蔽智大義尤合

人憤絕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盟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楛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

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
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
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
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
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
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
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
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義勇
第八

左傳敘晏子事與此文有勇怯之別矣故由左氏
而言之則晏子一懦夫也苟息一僉人也孔父因

妻得禍無形色之義也仇牧至門遇害無叱萬之事也贊趙盾之越竟乃免託於孔子之言謂篡逆之可未滅也實許止之行弑欲因春秋之書葬謂亂賊亦有時而不誅絕也貶宋共姬爲其由禮也誣息夫人爲其守節也是皆明目張膽與孔子爲難欲使萬世之名節掃地以盡以文其貳君之罪也

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和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權謀第九

按此與史記晉世家合書序以爲平王錫文侯者

妄也詳見書序辨僞中

四嶽三塗

權謀第九

此與左氏昭三年傳同蓋國語原文尙無五嶽之
謬說

古者諸侯百里

善謀第十

此與今文諸傳記合無五百里四百里二百里之
謬說也

以上新序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

君道

周公踐天子之位皆歆杜撰以媚莽者不足信史

記魯世家列子揚朱篇皆有亂辨見古文尙書
偽證歆本佞人其自作傳誣爲以左氏難向向不
能非間蓋無父也甚矣改易父書以申己說乃其
常事耳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
之有道乎

君道

此皆今學家言非周官六卿之制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
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
爲子以泰顛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

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成至矣道若

春秋爲明義之書非斷爛朝報也春王正月之義二傳備矣未有若僞左之無理者詳見左傳僞證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臣術

辨見前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

建本

卿大夫無冠禮天下無生而貴者辨見古文禮僞證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貴德

按八字當爲六字公羊傳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

四左傳以六佾爲合禮僞說之妄也

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平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

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尊賢

左氏欲掩孔父之義故云孔父爲司馬十年十一

戰又云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百般舞文惡

孔父之爲君子而已以賢爲不賢倒亂天常疑惑

後世且誣孔子自貶其正直之祖父無怪公孫祿請誅以慰天下也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竟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間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因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繼世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間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奉使

此文本春秋繁露精華篇蓋公羊家說左氏唯不知此義故於宋之盟貶材孫豹爲違命也夫春秋之義曠矣曲學阿世之劉歆烏足以知之

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

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
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
使奉

黍離非憫宗周詩辨見前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
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至公

孔子改制應天之誼大矣歆欲抑以斷爛朝服蓋
唯恐春秋之道不滅也其不著此說也固宜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函州齊曰青州

辨物

古祇有九州其言十二州者偽說也辨見漢書王莽傳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

辨物

古經傳皆言四嶽其言五嶽者偽說或竄入也別詳周官偽證中此亦其竄入者

大旱則雩祭而請雨

辨物

公羊傳雩旱祭也今文家說皆同左傳龍見而雩
偽禮也

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
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
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賁之命而不爲不聽其
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邪其義
之盡邪

辨物

此春秋非常異義所謂不可著之竹鼠者也漢大
儒唯董仲舒劉子政深知之偽左摭拾皮毛顛倒

師說芟夷大義如草木焉而以云義深於君父不亦妄乎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

修文

左氏此經無傳左氏以爲卿爲君逆禮也

春秋曰正月公狩於郎傳曰春日蒐夏日苗秋日獮
冬日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拏羣
取禽不腐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麕及孕重
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
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
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鷲鳥
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修文

此篇明言夏不田又再釋名義皆不釋獮字則本

爲三田可知矣作偽者以左傳之說屏入之而不

能彌縫其隙蓋心勞日拙矣

觀此可信向書有爲欲竄亂者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

修文

三田之制公羊傳兼采兩義蓋皆古說也詳見左

傳偽證中

以上說苑

按向歆同校書古文向在前不見歆在後乃見之
其僞固不待辨矣難者曰向習魯詩穀梁漢人引
經最重家法則毛詩左傳向不引者乃其家法之
不同非其耳目之未及也釋之曰向本通學無家
法之可言故向習魯詩而引韓詩外傳者甚多習
穀梁而引公羊者亦甚多如新序節士篇子臧一
條即公羊之義義勇篇仇牧一條即公羊之文如
向果以毛詩左傳爲背家法故不引用則韓詩穀
梁獨非背家法而引用者何邪向魯詩穀梁之外
兼引韓詩公羊而不及毛詩左傳則毛左爲向時

未有斷斷矣且向書時引左傳其文同而義異者如新序義勇篇晏子事列女傳四伯姬事之類其同一事而文有小同異者尤不可勝數是向並非不見左氏而與歆乖異如此蓋向所采爲國語舊文非歆改竄之左傳情事最爲明確而二千年無人細心剖析者蓋偽書之難辨久矣

新學偽經考卷十四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